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讀論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非默於口也默於心也默於心者言思路斷心行處滅而豁然有契焉以無情契之也以無情契之猶其以無言契之也故命之曰默夫有所學則厭默識以為學學不厭矣有所誨則倦默識以為誨誨不倦矣有非默也故曰何有

安政七

焦氏筆乘續集卷一

於我哉雖然真能默識者卽有亦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有無論也

空空如者孔子也庶乎屢空者顏子也屢空則有不空矣蓋其信解雖深不無微心之起也有微心之起卽覺而歸於空顏子之不遠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非其動於躬也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則力少而功倍老子曰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顏氏散之於微者也故曰其殆庶幾

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人之品也性之在人不以品而異者其恒也性有恒而人之造性有至與不至所謂性者亡也虛也約也性非亡虛約所可名而舍之無以名性則曰亡虛約云爾世不知妙其亡而實之以爲有不知妙其虛而增之以爲盈不知妙其約而炫之以爲泰此其所以離於性也離於性而欲以之聖難已雖然彼雖離於性而性之亡虛約自若也彼自不知耳

仕與學一理也而未達者二之未能自得於心耳

不知仕而優卽爲學毋離仕而求學也學而優卽爲仕毋離學而求仕也優者無困於心而自得之之謂

耿在倫先生曰子游言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以本末爲二也子夏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知本末之一也觀草木之根杪不當離末而求本則君子之教人可舍事而談理哉然曰有始有卒是猶二之也二之非聖人也聖人者無本末無先

後無始終如環之中以游於無窮

李漸菴先生曰未悟無生則死生在前不能無怖臨深履薄有戰兢之心皆怖也心怖於中斯手足無所措於外曾子一唯之後生死了然矣故啓手啓足暇豫從容無異平日豈以怛化爲心哉其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者無怖心也無怖心者無生死也

曾皙之志似虛而實三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

我之目前皆成空闕矣。曾皙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如或知爾則何以哉。皙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其問者不知學術卽經綸也不知學術卽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又言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學也。誨人也。事父兄公卿與。勉喪事。謹酒德也。皆聖人日用之常。因物付物之應迹耳。而其心則一無有也。古先生書云。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菩提。令孔子而有少法可得。何以爲默識耶。

汪伯玉司馬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縱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縱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

則舍耳順矣孔子而未夢與也安知不舍縱心乎  
故始之所是卒而非之孔子所以與年而化也蒙  
莊旦暮遇之矣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之象詞曾子嘗稱引之以  
示人也不出其位卽易言止其所也人性自止而  
役於思者不知其止或惡思之役也又欲廢而絀  
之皆妄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人无咎蓋目動於色耳動於聲用而常止者惟背  
爲然夫身之五臟繫於背百骸九竅之榮衛背爲

之輪其用大矣而謂之止者用而無用也視不以  
目而以背則視而無視視常止矣聽不以耳而以  
背則聽而無聽聽常止矣所謂不獲其身也視而  
無視則視不見色聽而無聽則聽不聞聲所謂行  
其庭不見其人也有身而不獲多其人而不見是  
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  
體絀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  
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應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  
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

此信果也必之則小人不必之則大人故學惡夫必也

道無高堅前後也而見爲高堅前後老子所謂前識也夫博文約禮顏子之體諸我也而我之未竭故前識生焉曰欲罷不能猶有力可用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猶有象可從未竭也竭不竭止不止矣故曰惜乎未見其止

孔子自顏子而下意屬子貢子貢不能領也不知命本空空而索之多聞多見如貨殖者然卽不無

千慮一中中以億

也射覆者之方矣

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李嘉謀曰多學之爲病者繇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反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

孔子言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其言

異矣要之知卽無知語非冰炭蓋知體虛玄泯絕無寄居言思之地非言所及處智解之中非解所到故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非空空何以狀之故子思謂之不睹不聞又謂之無聲無臭

曾子少孔子五十三歲羣弟子之最少者也孔子晚年得之了此大事一貫之唯口耳俱喪豈涉生死之流歟迨門人問之輒舉忠恕以對不動目前全成正覺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

孔言一貫老言得一學者以一爲至矣不知實無所謂一蓋因萬有一萬廢一亡子瞻衆妙堂記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子瞻殆性與道會者也

世以出離生死之說創於西極之化人而實非也



孔子不云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曰未知生焉知死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是時貝葉未播洛陽葦航未過建業也而語相懸合如此學者有會於孔子之言則化人之書亦思過半矣問何謂原始反終曰原始則知無始矣反終則知無終矣無始無終而死生之念息矣人無善無不善而人以爲善以爲不善不知其同也旣得其同故善者擇而從之善固善矣不善者改之不善者亦善矣

吾之本性未始有物不知性者弊弊焉取而爲之愈爲愈蔽舜禹知之立於物先而不以物易已終日爲未嘗爲終日言未嘗言方其有爲非我之爲故爲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故功成而不居此其有天下而不與也

意者七情之根情之饒性之離也故欲滌情歸性必先伐其意意亡而必固我皆無所傳此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之學也曰聖人無意則奚以應世曰聖人應世非意也智也意與智奚辨乎曰於意而

離意意卽智矣以智而爲智智亦意矣染淨非他  
得喪在我如反覆手間耳

斯爲何物未信何繇未信而夫子悅之何故此學  
者所當深疑也學必始諸信不信則不能一故信  
者道之母也夫語則一人也默則一人也靜則一  
人也動則一人也斯不一矣信有真理而不信無  
理之不真信有真淨而不信無垢之非淨信有一  
我而不信六極無之而非我信有一心而不信萬  
物無物而非心斯不信矣不一則不可強一不信

則不可強信惟知性者能之

世之噉名者毋論矣或惡夫名而避之斯其噉名  
也不彌甚乎王摩詰云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蓋離身而反詘其身知名空而乃不  
辭其名也

性道一耳孰爲性孰爲道孰聞性道故可得而聞  
猶成二也不可  
得而聞乃真聞也噫世知性不可  
得而聞惡知夫文章不可得而聞乎知文章不可

得而聞則文章固性道也

清者患其無容夷齊不念舊惡則清而容物者也  
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知日起  
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日溫  
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原師資之具也故可爲人  
師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赴公山之命從佛盼之召所  
謂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王剛中曰道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

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如桑

中墻有茨東門之粉之詩具道閨房淫泆之事聖

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昔也有學道者久未

有得一日聞市倡之歌而大悟聽人之言一係乎

心術如此剛中之言非但見詩人之心思不及於

邪亦示讀詩者之心術當依於正耳

禮者體也仁不可名而假於禮以名如易之天則

詩之物則皆名也我有此禮而已見生焉則岐克

之所以還於禮也顏子之不遠復也仁以天下爲

體孰爲仁又孰歸仁蓋岐於已則天下外矣克夫已則天下歸矣歸卽復也克已矣而又言由已何居已之爲已無不自由而有已者恒失之故克已斯能由已也關尹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禮無體也有已非禮矣視聽言動而勿於非禮卽爲復禮非已克而更有禮可復也子瞻云如人病眼求醫與之光明醫曰我但有除翳藥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

者豈少也哉

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固非其器也學則不固矣而學之自忠信始忠信者無心之謂措忠信於波流之中而懸水不能溺主忠信於客塵之中而人僞莫能膠君子所以造道也

終日不違如愚悟之以默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發其所悟也夫子退而顏子能發明之以曉人此其得之而門人日親也歟如云以身發其蘊則不俟退省然矣

漸菴先生曰人性本直因而遂之則爲剛彼挾用  
剛之心者欲而已欲豈剛乎學者知欲與剛之辨  
可與言學矣

孔子於知不知曰是知也於每事問曰是禮也則  
孔子之爲聖可知已世乃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而相尋於博物其耻尚失所如此

晏子曰唯禮可以爲國是先王維名分絕亂萌之  
具也定公爲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  
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微生名畝字高漢古今人表晉郭子玄皆言卽尾  
生者也生以直信立標其固甚矣然能乞醯以通  
鄉鄰之窮則亦不專於直也故夫子善之  
無出不由戶之人亦無不由道之人人自不知耳  
孟子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是也若道可莫由  
曷謂不可須臾離乎

天下多吝與貪者唯惡夫吝與貪也故見予若辭  
者輒相與多之而不復論其當否如此則辭予常  
居其是受取常處其非而道爲有方之物矣夫子

魚氏筆乘 卷之一  
十一  
恐二子之病道也故代爲權之令以繼富者移之  
周急以九百分之鄰里鄉黨然後知聖人爲化工  
之賦物而有心如二子者不足爲也

禮者心之體本至約也約不可驟得故博文以求  
之學而有會於文則博不爲多一不爲少文卽禮  
禮卽文我卽道道卽我奚畔之有故網之得魚常  
在一目而非衆目不能成網人之會道常於至約  
而非博學不能成約

邵堯夫曰孔子贊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  
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脩春秋自魯  
隱孫五霸也蓋六籍雖舊而一經刊定萬世與日  
月並懸其事雖述而功倍於作豈虛言哉老彭王  
輔嗣楊中立皆以爲老聃也三教論云五千文容  
成所說老爲尹談述而不作則老彭之爲老子其  
說古矣

君都而臣嘑彼吁而此俞虞廷之和也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孔門  
之和也曾子在孔門爲最少此蓋於師友散亡而

追歎當時相與之盛耳

禹以克儉名然於神未嘗不盡物於民未嘗不盡力也倘一以儉行之則韋布之素規非帝王之盛節矣

非無隱也欲隱之而不得也非以行與也欲不與而不能也舉足下足無非道場一歎一吐盡成法妙此豈可以名理求言思測哉學者真知行之一字則六經爲筌蹄千聖爲過影釋氏之棒喝猶屬不親老聃之微妙皆爲餘食矣

問上達下達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二物也君子見性故不得有但見其道而不見其器小人執相故不得無但見其器而不見其道君子上達故大道可受而以小知囿之則非不器之大道小人下達故小道可觀而以大道畀之則爲無忌憚之中庸

父在觀其志而善繼之矣父沒則觀其行而善述之此無改於父道也豈必終身哉卽三年能此亦可謂孝甚言無改之難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

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啓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份份其可覩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於心者惡能味其言哉

凡學之難難於知也知及之夫已豁然還於性矣自此徹始終也則曰仁徹內外也則曰莊徹已人

也則曰禮皆智也一智而三言之何居夫子虞人之弗徹而幾其徹之也故丁寧之耳

禮言事親左右就養無方事君左右就養有方無方者左若右無不當爲也有方者左若右有定位也遊必有方者豈在親之側養必無方而遠遊去規則凡逆爲之計者當有定所歟

夫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置心於無用一用其心於不善同歸於難而已



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公山佛盼之爲人何如哉峻拒之未必無以召咎故曰欲往聊示其心之無繫如乘桴浮海云耳子路者聞乘桴則喜聞之公山則不悅見形而不及道固未易得聖人之趣也君子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不去仁也藉令其去此何名君子乎非君子不去仁也仁自不可去也終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際敏者莫措其手智者難置其思而仁在焉惟君子自知而自信之斯謂不去耳於此不去而以意爲仁彌爲之

而彌遠日下孤燈能無失照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致之爲言至也止卽易之止其所書之安汝止也人性自止而自昧之唯當父母之喪天崩地陷歿且不知而奚他意慮之有故致乎性之止者莫明於此蓋哀慟已極而不可謂之動也原壤登木之歌乃反而用之彼自以爲不動而不知其動也彌甚故孔子名之曰賊噫斯非知性者未易辨也

楊敬仲曰孔子但言憤不言所憤者何但言樂不

言所樂者何而繼之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令孔子而有知其憤樂  
當不能以終日況老其身乎人心卽道無體無方  
其變化云爲如水鏡之畢照而非動也如四時之  
錯行而非爲也世以其無不覺也名曰心而寔非  
有可指可執之物也以其無不通也名曰道而寔  
非有可指可執之象也肫肫浩浩非思非爲無始  
終無生死無古今故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文  
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

子之聖不可知皆一轍耳

心本無怒動乃有怒心本無過動乃有過顏子怒  
不遷而常止過不貳而常一旋覺旋消不動如故  
不動則心尚不有怒與過其奚著乎曾子曰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顏曾爲  
一道也

素以爲絢兮言巧笑美目素也而文在焉子夏蓋  
知文質之一也子夏雅聞一貫之說乃能及此夫  
子曰繪事後素則非其心矣故曰禮後乎疑不可

以禮爲後也他日斥子游本末之論意卽如此夫子夏蔽於文夫子示之以質乃子夏之論又超焉安得不深喜之曰啓予者非發夫子之所未知發夫子之所未言耳

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而能使無怨言非罪當其情有以深服其心如此乎孔明令廖立垂泣李巖致死得此道矣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蓋謂此也

學之爲言覺也覺則其習也時時斯悅矣不覺則其習也勞勞斯苦矣老子曰絕學無憂易曰不習无不利蓋無學之學聖學也不習之習時習也無悅之悅真悅也苟離性而爲學矧方爲園以鳧企雀悅其一廢其百作於此輟於彼憂不可勝窮矣惡乎悅有朋自遠方來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也舉夫人之桎梏而蟬蛻之朋之樂我之樂也但性無聖凡根有利鈍其有未知者吾姑俟之而無愠焉要以覺之而止此君子一體萬物之

學也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蓋非硜硜善其身而已者故曰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爲師也楊朱學道於老聃不可謂錄錄者矣乃不欲損一毛利天下知有已而不知有他也知天下未始有一物而不知天下未始無萬物也知靜而不知動也則小人而已矣故孔子於樊遲而小人之於子夏而小人儒之凡以徹其蔽而還之性耳噫自世亡大人之學而小人者遂以述於後世論語一書首尾必系之君子獨無意乎

漸菴先生曰黨者意之所向也仁體虛明本無一物奚過之有唯意各有向而過成焉一塵棲心則羣有橫生矣糠粃迷目則四方易位矣甚哉偏黨之爲累也君子觀意欲之一偏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王道者仁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老子豈不知禮之卽道顧離而言之哉世方執名義膠器數而吾指之曰非道異其進而求之也求之

而有契然後知禮外無道道外無禮經曲非粗性命非精而名義器數舉不足以礙之矣世儒知禮而不知和莊列之所鄙也故曰彼惡知禮意以彼知和矣而又礙於禮則是非真和也豈有轉徙恣睢流蕩之塗而可長行者乎以此爲道亦老聃之所痛也微獨有子而已

子文文子其行卓矣而夫子不許其仁非忠清之未至也以其未知也未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夫知之則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爲聖人不知則子

文之忠文子之清祗爲百姓故知之於人急也

道不可名也而人強名之唐虞曰時疇咨若時惟時惟幾若不在時是也孔門曰斯吾斯之未能信斯焉取斯是也然信之在我非恃道而豐成之在人非望道而歉各自足而已

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

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豈古之遺言二子得而聞之故耶

曾子三省自問心之詞人心雖靈而苦不自覺故常提撕之云爾或曰聞道者無所事省曾子之三省殆未聞一貫時歟曰曾子而知一貫也雖萬亦一也三奚病焉不然卽內守幽閒猶然法塵分別影事耳非真一也且聞道者而惡於省也則道果

塊然無知者乎異日夫子示曾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然則世之自詭於知道而德不脩者皆孔曾之弃也

孔子曰主忠信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人人有此忠信而不自知其爲主人人有此忠恕而不知其卽爲道舍無妄而更求自成妄也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夫門人疑一貫之說如繫風捕

影之難而曾子斷斷然以忠恕盡之然能直信曾子之言者誰乎楊敬仲曰夜半爨火滅飢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卽火也則終於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人施詐不信於我常情必億逆應之而億逆每忒夫不億不逆而亦能先覺此人心自有之明不必聖人也而人率以意失之惜哉蓋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吾能不以億逆亂之斯賢於人耳非賢其覺也賢其不以億逆亂吾覺也

余語傅廷尉曰人檢括其身不令多過如欲爲司馬溫公徐仲車之流則可矣若以進於聞道之君子則未也傅曰孔子不言居處恭執事敬乎余曰孔子於樊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覺之也蓋不知恭卽仁則有恭有不知恭知恭卽仁則無之而不恭所謂雖之夷狄不可弃也不可弃者卽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昧道者務多知道者弃多忘道者不厭多何者知多之不爲礙也然此非太宰所及也彼以夫子多

能輒疑其非聖亦知用心於約矣故曰太宰知我乎知多能以少賤之故則以多求道非其路也其統之有宗其會之有元何多之有乃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則異此矣故充太宰之見則一塵可以蔽天一芥可以覆地也况於多乎充黨人之見則游之乎羣數之塗而非數也投之乎百爲之會而非爲也無成名者乃其所以大成也歟夫太宰得於一而以疑夫子之多黨人得於多而不以妨夫子之一合一說而聖人之道愈

以發明於天下則二子者皆非凡流也已

不由徑不私謁細事也而以概滅明之平生子游之知人蓋有道矣漢人云捷徑邪至吾不忍以投足干進苟容吾不忍以脅肩語本諸此史傳滅明狀貌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以受業退而脩行名施乎諸侯子游所舉二事其脩行之占與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汝中曰過者無心之失也安於過而不改則謂之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其辨也過可以善補而復有心之故則必革



之而後復於善易曰復剛反也革去故也夫鼎之實雉膏以其空也有物塞之則否必顛以出其否而復歸於空斯乃无咎革復之義也

春秋之時有以堅白鳴者此硜硜自好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豈爲之哉夫有堅必有磷今不曰堅矣我無以受涅而奚淄蓋聖人無成心要以有濟而已若抱堅白之空名而一無裨補則是匏瓜之繫而不食者耳匏瓜星名繫卽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匏瓜本可食此則徒有其名而不食如詩言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者也匏瓜說見應柳之天文圖

蔡雖正交論云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教之以距人師也褊故教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教則汎愛衆而親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其知識多寡之較猶然贖  
贖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真不如顏子非許之  
也陸子靜曾論此有門人曰爲是尚嫌少在味其  
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我有一端之學而人與我異此異端也今懵不知  
學而指他人爲異端如露處而譏人之宅爲不美  
也善乎王汝止之言曰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  
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  
爲何物耶姑無急異端之攻也

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孔顏之阨窮抑已甚矣一則  
曰樂在其中一則曰不改其樂此豈勉強以蘄勝  
之哉勉強不可以言樂勉強不可以持久則孔顏  
之爲樂必有以也周茂叔嘗令二程尋孔顏樂處  
非求之孔顏求諸已而已矣或曰吾方憂之冲冲  
也何樂之可尋曰但諦觀憂來何方作何形相所  
依既不立能依何得生當體全空豁然無礙則轉  
憂爲樂在瞬息間耳

老子曰道生一當其爲道一尚無有也然一雖非

所以為道而猶近於本多學雖非離於道而已涉於末二者則大有間矣雖然此為未悟者辨也學者真悟多即一一即多也斯庶幾孔子之一貫者已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即其言而竝觀之則學之所重輕見矣柰何文滅質博溺心者眾也淮南子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

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噫世之言學而不蹈此者幾希

道不可知求之者爭為卜度皆孔子所謂億也毋論億而弗中中亦奚益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甲之存石存瓦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噫藉令覆孟之下而無所置也射者不為徒勞乎一旦徹其覆而親見其無一物也然後知向之金玉瓦石意見焚焚皆為妄想

世儒類以信言果行者爲躬行之君子而實非也彼以硜硜之小人而欲冒君子之學豈知其方圓冰炭不相若乎唯視聽言動默爾證真行住坐臥冥焉生覺知大身爲非身悟形色卽天性斯孔子所謂躬行者也然則何言未之有得曰躬行者無所爲無所執又何所得乎是未得乃真得也然則信果可盡廢歟曰知道者卽信果無非躬行何可廢也關尹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抑孰知爲之爲無

爲執之爲無執也耶知爲而無爲執而無執故人卽命曰天

子貢以博施濟衆爲仁是求諸事矣事非所以求仁故夫子曰何事於仁以事求仁雖聖如堯舜不能無病故莫若求仁於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心之無動搖也謂之立自心之無窒礙也謂之達已欲無動搖亦欲人無動搖已欲無窒礙亦欲人無窒礙以此爲施其示教人以善者萬萬不侔况夫分人以財者奚足言哉

天竺書言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若人以四句偈爲他人說其福勝彼卽此意也學者未造於此當近而取譬取譬者參合於心如云如之何如之何也亡何豁然還其本真則立達之妙天然自足不假外求而仁全矣何者人心自立自達所謂仁之方者一明之而已非有加也

孔子言已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

荅問也淨名云言語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文字說解脫相世人作無着任緣之解旣墮邪觀起寂然冥合之心亦存意地於本地風光有何交涉昔有學者問於師曰不作意時還得寂然否荅曰若見寂然卽爲作意噫此空空之妙詮也

見大賓承大祭與施諸已而不願此其心豈窮索而獲哉吾所自有也反而得之則出門使民與施

魚以筆... 卷之一  
諸人者無之而非是奚怨奚弗怨何也舍其心而外索故施而不應斯怨怨斯弃是心也吾之自有猶食焉者之自飽也何與於人而冀人之應爲知此者可以識仁可以明學

文王旣没文不在茲乎孔子學於古聖人詳矣此獨言文王者何居胡正甫曰詩稱文王功業極於光顯乃語其德之所紐特曰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孔子之空空

而毋意必固我殆默契於此也子思作中庸明家學亦咏嘆於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意亦可見已故法言曰仲尼潛心文王矣達之顏子潛心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志於道者舍孔顏所孳孳而弗求則何求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嘆其難不許其仁世謂不行爲守仁爲化由守斯可化殆非也率是道也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而豈求仁之路哉語云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制

情者絕之始萌也然制情情存第不造於惡而已  
忘情者情未萌也情既不萌忘何所忘情忘心空  
道將來契斯孔門之所謂仁耳

讀中庸

中庸一書孔氏之微言也而解者多失之不知以  
中庸釋中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釋天命也自  
誠明謂之性釋率性也自明誠謂之教釋脩道也  
何謂於穆蘇子曰天也者非人之目力所可至也  
目力之所極蒼蒼耳蒼蒼耳故謂之玄此命之說

也居見聞之地卽見聞所不及處思爲之際卽思  
爲所不到非於穆而何故曰不睹曰不聞曰隱曰  
微曰未發誠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其性而不  
動於情則爲道誠者天之道也誠明者也脩是道  
而歸其本則爲教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明  
誠者也然則率其性斯道在矣而戒慎之恐懼之  
何居曰性之靜非離情以爲靜也而不知性者常  
倚於情夔夔齋栗不敢維一絲焉所以慎之也慎  
獨矣而必系之喜怒哀樂者何也曰聖人獨能無

情哉喜怒哀樂雖其憧憧焉皆未發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是也不然卽撥喜怒哀樂而去之不得言未發也首楞嚴曰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是也曰動於情矣而欲以之性則何居曰未嘗動也而夫人妄以爲動知其未嘗動也情亦性矣何也水可爲波而波未嘗不水也性可爲情而情未嘗不性也噫非知性知天之君子孰能辨之

中庸之言中猶論語之言仁也子思特異其詞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可觀已成性存存無方無門故謂之中肫肫也而待衆形之雕淵淵也而供萬有之酌浩浩也而中一曲之用故謂之本循性而動其動也止故謂之節不處聖而增不在凡而縮不此通而彼塞故謂之達

中和何以言致也曰中和性也而無以致之則遠覺之所以至之也兵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此其喻也致虛致道致曲皆至之也曰中和也而待致



乎曰中和而惡於致也則道何以言脩哉致與脩非力之也覺而反其本之謂也故不行而至斯真致矣無所脩之脩斯真脩矣易曰知至至之此之謂也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何也曰是性也其在上則名天其在下則名地其中處則名萬物皆我之性也人不知性所謂肝膽楚越也而惡乎位且育之人復其性所謂宇宙在乎手造化生乎身也而惡乎不位且育之蓋有方則封畛立有體則小大

生神無方故彼即我我即彼也易無體故小即大即小也未嘗分異隔閡而自然達乎神明盡性之極也

薛君采曰中庸精義盡之首章矣自此以往則第二義之談也曰非然也喜怒哀樂皆性也舜之孝武王之征伐周公之制作九經三重之施為皆喜怒哀樂也而惡能淺深之子思亦虞人之異觀之也而發其端曰費而隱費非待隱而立也隱也者言乎費之妙也彼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言

其一實不免於二之矣

中庸其至矣乎可以知知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可以能能非至也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非聖人不能知不能能也中庸不可能聖人亦不能之也不可能則爲至道不能之則爲至德以至德凝至道冥其情以反乎中之謂也曰道果如是至乎曰此非予言也固子思子之言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當喜怒哀無喜怒哀當哀樂無哀樂也僧肇云知惱非惱則惱亦淨以淨爲淨則淨亦惱知惱之非淨卽知發爲未發可以觸類而通矣

或疑致中和何以天地位萬物育余曰天地萬物自位自育中和未致者以爲不位不育淨名經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荆棘砂礫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譬如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衆生罪過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

如來咎又云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  
有異飯豈有異異自天耳

### 讀孟子

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  
已蓋迷悟悉空法塵俱淨非限量之所及豈言論  
之能詮善乎陸子靜之言至是雖夫子亦不能逃  
於曾子矣臨濟初視黃蘗如登天也一見大愚輒  
曰由來黃蘗佛法無多子至此黃蘗亦不能逃於  
臨濟故也

孟子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又言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孩提之童與赤子異赤子  
始生塊然純樸非無天地萬物而不知天地萬物  
識未生也孩提之童則知識生混沌鑿矣大人知  
識千轉萬變而不失赤子之心處弱喪而得大歸  
者也老子曰如嬰兒之未孩又曰含德之厚比於  
赤子皆此意余童子時家有一書專論未發之中  
髣髴記其二語曰赤子是未發孩提則已發當時  
深疑之迨今始得其解然不記爲何人書矣

問赤子無知何以應務曰應務不賴知也莊子注云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知以制之哉世人不知知之自知又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又爲見以見之皆附贅懸疣也列子云仲尼能廢心而用形夫能廢心而用形者其惟赤子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天卽清淨本然之性耳人患不能復性性不復則心不盡不盡者喜怒哀樂未忘之謂也由喜怒哀樂變心爲情情爲主宰故心不盡若能於喜怒哀樂之中隨順皆應使雖有喜怒哀樂而其根皆亡情根內亡應之以性則發必中節而和理出焉如是則有喜非喜有怒非怒有哀樂非哀樂是爲盡心復性心盡性純不謂之天不可得已

問夜氣曰頃萬純初訪余僧寮閒談向夜留不能去時春雪生寒僮僕靜默因誦王摩詰之語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聞真當日

事也久之雨聲暫歇賓主嗒然茗冷燈殘形骸忽  
廢故都善主兼發者無如孟子矣問平日之氣曰  
人亦庸曰取萬絲絲緒緣未始靈臺恬曠虛白自  
生非息盡卦絲脈有是乎學者於此瞥地一下何  
事不了樂天詩所謂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也  
子庸有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  
之名孔子也但可爲孟子自道之言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曾子之名孔子也但可爲曾子自道  
之言或疑之余曰言高則遺下聖人之道無高言  
淨則遺垢聖人之道無淨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唯心  
之謂與夫操則存舍則亡者非貴操而賤舍也言  
其無所容操也出入無時者非言出入也言其無  
出入之時也是心也欲爲之操舍不可得欲求其  
存亡出入不可得則唯有莫知其鄉而已矣莫知  
其鄉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也知其爲安身立  
命之處而棲志於是斯妙於存心者已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可以踐形形性豈二

物哉知形之非形則形色卽天性耳莊生曰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猶二之也至言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則求其爲已了不可得形性其已乎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焦氏筆乘續集卷二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支談上

孔子與老子同出周季良由黃虞漸遠故大聖迭起以振羣蒙非偶然也釋教周時未入中國孔老同時問答爲之徒者或至參商儒學紬老子老子亦紬儒學紬儒學者非獨不知儒亦不知老紬老子者非獨不知老亦不知儒善乎曹德芳之語高

叔嗣曰聖人之言道如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辯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

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

之談也古人謂閻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劔抉盲眼之金鏡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

人之未知性命強訶佛老者以孔子有攻異端之語也斯時佛未東來安知同異且令老子而異也何孔子不自攻而今之人乃攻孔氏之所不攻者耶王汝止有言同乎百姓日用者爲同德異乎百姓日用者爲異端學者試思百姓日用者誠何物

耶姑無論異端也

世之闢佛者謂其非中國人耳不知肅慎之矢氏  
羌之鸞卜人之丹砂權扶之玉目中國之人世寶  
之獨其微言妙論乃捨耳不欲聽亦可怪已嘗謂  
此性命我之家寶也我有無盡藏之寶埋沒已久  
貧不自聊矣得一賈胡焉指而示之豈以其非中  
國人也拒其言哉彼人雖賈胡而寶則我故物人  
有裔夏寶無裔夏也况裔夏無定名繇人自相指  
射我指彼爲裔安知彼不指我爲裔耶達者可爲

一噓

或病佛離人倫去妻子與儒道異管登之曰佛雖  
令比丘辭親出家當其說法人天畢集比丘特其  
中一類耳夫釋迦旣示同比丘之迹金粟如來復  
現淨名身示同居士之迹正以表六親之不障道  
也况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必無此理其敕  
比丘出家所謂令先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  
死者也人道非稼圃不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  
非妻子不續而佛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



集氏筆乘 卷之二  
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  
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今人無志  
於了性命而逆憂其乏妻子皆戲論也

首楞嚴觀音大士隨機現身若佛身聲聞身梵王  
身人王身比丘身童男童女身天身龍身以及人  
非人有想無想等凡三十二應華嚴善財童子參  
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夷  
仙人外道國王婆羅門凡五十三人蓋以示道無  
不在耳邵堯夫詩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

是俗家由此言之正不當以緇素爲斷也

孔子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  
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  
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子孟之義疏也  
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子孟之精也漢宋諸儒  
之所疏其糟魄也今疏其糟魄則俎豆之疏其精  
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

孔老釋迦之出爲衆生也法華云諸佛世尊唯以  
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又云諸佛如來但教化

菩薩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衆  
生知佛則知孔老矣後世源遠流分三教鼎立非  
聖人意也近日王純甫穆伯潛薛君采輩始明目  
張膽欲合三教而一之自以爲甚偉矣不知道無  
三也三之未嘗三道無一也一之未嘗一如人以  
手分擘虛空又有惡分擘之妄者隨而以手一之  
可不可也夢中占夢重重成妄

王汝中云人言世儒借路禪家非也豈惟吾儒不  
借禪家之路禪家亦不借禪家之路吾儒亦不借

吾儒之路數語甚當香巖問馮山西來意馮山曰  
我說自我底不干汝事終不加荅後因擊竹有悟  
始禮謝馮山曰當時若與我說破豈有今日禪家  
不借禪家之路也堯夫學於李挺之曰願先生微  
開其端勿竟其說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  
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此儒家不借儒家之路也  
經頌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學道  
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闢取一片乾  
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

支談中

羅先生云仁者人也分明我卽是仁却不肯自信爲仁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分明我卽是知却不肯自信爲知世人顛倒往往如此華嚴論云三乘之器未迴心者常居法界海中諸佛境界與佛同德同身終不能信不覺不知別求佛見文始經云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夫內無思則心不知心外無爲則身不知身內不見心外不見身則寂然不動感以寂通則不以心知不以身爲無思而無不知無爲而無不爲是謂通天下之故此卽常應常淨之說也非至神何以與此

世人不識真清淨體以無爲爲清淨者非也道家定觀經偈云智起生於境火發生於緣各得真種性乘流失道原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若知知本空知卽衆妙門又釋氏心銘亦曰止動歸止止

更彌動唯滯兩端寧知一種一處不通兩處失功  
迷有沒從空背空今以兩偈發明卽見清淨真  
體定觀偈言智生於境火發於緣智與火卽是吾  
之心智由智逐境心緣物而情識生焉乘其流散  
乃失道原然本是妙明真一種性自然流注非有  
別體若生心取舍起念息知心不可息祇益煩撓  
若知吾心本無有異由吾自戀乃失淨體念念自  
覺念念皆空則無始以來麤重習氣頓然清明釋  
氏心銘亦不異此蓋以止止動動未可止更增止

心是迷有而入於有從空而背於空矣所謂一處  
不通兩處失功也寧知淨穢本空動止本一由吾  
自異故彼成異

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心者七情之根有喜有怒有哀  
樂非心體也滌情歸性謂之洗心心不離情精純  
自注謂之退藏於密在我如此則涉世而未嘗涉  
世謂之吉凶與民同患內無我外無物則其始無  
始故曰神以知來其終無終故曰智以藏往

魚氏筆乘卷之二  
人之一身用而常止動而常寂者其背乎故易曰  
艮其背受而不取納而不留者其腹乎故老子曰  
爲腹不爲目

易言復以自知又言復則不妄復者迴光自照也  
蓋反本還源方爲自知反本還源方爲无妄若非  
鞭心入裏而空事多聞定復何益故云阿難多聞  
總持積歲不登聖果息緣反照暫時卽證無生  
關尹子曰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  
者心未萌也向讀之有省然儒典中絕未有此論

後檢宗鏡錄中引二語司馬彪云性者人之本也  
蔡邕云性者心之本也則中郎已道之但其言含  
蓄未甚分明耳又玄宗內典云靜謂之性心在其  
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  
此可爲蔡語之疏解也

問空空之門其下手云何脩爲曰無始以來無脩  
證佛其了手云何漸次曰無始以來無次第佛李  
宏甫先生云無門可入更入何門本無不了更欲  
何了

起信論云脩多羅說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則爲  
向佛智故無念有二義以念爲苦欲加除滅者是  
小乘法卽念而無念一念頓圓者是摩訶衍法永  
明云見性之時性本離念非有念而可除觀物之  
際物本無形非有物而可遣故云離念之智等虛  
空界

西影禪師名深有嘗過建業共論無念之義翟德  
孚後至云念本非有念不必無知是義者是名無  
念予觀馬鳴云如人迷故謂東爲西方實不轉衆  
生亦爾無明迷故謂心爲念心實不動卽此義耳  
問何謂原始反終曰父母未生之前始也此時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四大各離之後終也此時亦無  
有處所了不可得始終了不可得卽今現在何處  
故經云知是空華卽無流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歿  
問過去未來其空已見此心現在何得言無曰無  
現在心也翟德孚有言我一舉心已屬過去我心  
未舉方名未來非未來心卽過去心現在之心復  
住何處學者知一念纔起了不可得是過去佛過

去不有未來亦空是未來佛即今念念不住是現  
在佛念念相應即念念成佛此是最初方便之門  
還源觀云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死由觀塵  
相生滅相盡即是涅槃

經言學道者歷三大阿僧祇劫子欲當處便了可  
乎曰有是言也然經又曰彈指超無學又曰不歷  
僧祇獲法身直須單刀直入豈在延歷歲時起信  
論云若聞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勤苦修行乃得涅  
槃亦不怯弱以信知一切法從本以來自涅槃故

雖然三僧祇劫蓋實有之始也不信有佛可成阿  
僧祇劫一中也知有佛當學阿僧祇劫二終也知  
佛在心不在人阿僧祇劫三到此猶是暫止化城  
未詣寶所何以故有佛有衆生非究竟法故  
佛者覺也言覺無所覺也釋者放也言不為法縛  
也三昧者正受也言不受諸受也如此則妙性無  
寄天真朗然苟其有覺有受祇屬情塵悉非真際  
故華嚴經云佛法不可覺了此名覺法諸佛如是  
修一法不可得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圓覺經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故妄想無自性圓覺亦無自性世人或祛妄懷真未忘二見者謬生分別耳毗陵徐士彰與余試南宮題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士彰語余曰此決非孔子之言何故置此一物胷中耶余笑而然之若士彰非隨人悲喜者也

余論真如无自性或疑之曰從上聖人皆言佛性何得言无自性耶余曰无自性即佛性也華嚴頌云如其心性而觀察畢竟推求不可得一切諸法无有餘悉入於如无體性又云譬如真如本自性其中未曾有一法不得自性是真性以如是業而廻向

此淨妙明心也外道見為自然凡夫見為生歿聲聞見為四諦緣覺觀因緣小菩薩見為但空大菩薩見為中道諸佛見為實相惟一真空見有差別見雖差別空性不殊王介甫詩云侏儒戲場中一



貴復一賤心知本是同所以無忻怨故但為戲劇  
貴亦可賤亦可貴而之賤賤而之貴也亦無不可  
無忻怨故但證真空佛菩薩可聲聞緣覺可凡夫  
外道以至四魔八萬四千煩惱門亦無不可無取  
舍故

首楞嚴言二種根本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則汝今  
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  
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  
所遺者何謂能生諸緣緣所遺者余鄉殷時訓宗

伯嘗語余曰大末蟲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火焰  
之上心意識亦無處不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  
余曰經云平等真法界諸佛不能行不能到又曰  
實際理地大魔王不能行不能到若有法界可行  
可到猶成二見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  
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問悟真空妙理者萬不得一今何謂不施人力即  
得無疑曰既謂虛空千聖拱手何處可以厝力普  
超三昧經云阿闍世王曰唯願濡首解我狐疑濡

首答言大王所疑恒河沙等諸佛所不能決所以者何假若有人自言我以灰塵煙霧汙染虛空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汗濡首又問設今大王取此虛空洗之使淨寧堪任乎答曰不能洗濡首曰吾以是言大王之疑恒河沙等諸佛不能決也蓋衆生不了自心安生垢淨迷悟之解遂於無疑中起疑無決中求決若能諦了豁爾意消尚無疑與無疑何懷決與不決故佛說無生無得之理皆是一期隨宜可便

問古人雖言無脩無學但恐落空不免疑畏曰寶頂經云佛告迦葉譬如有人怖畏虛空見人槌胃叫呼汝等爲我除此虛空此空爲可除不迦葉言不可世尊佛言迦葉若有沙門婆羅門怖畏性空我說是人失心狂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竝是說空方便若畏此空云何不畏一切諸法若惜諸法云何不惜此空佛性論問云此經爲顯何義答爲示一切諸法本性非有故說法空非關法滅然後得空故於空性不應生怖因妄說真真無自相從

真起妄妄體本虛妄既歸空真亦不立論云當知一切染法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大智度論云若世諦如毫釐許有實者第一義諦亦應有實此之謂也

現前心通前心後心猶如眼見前佛後佛萬灑同時文始經曰知道無時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無方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故云遠近世界佛及衆生三世一切事物莫不於一念中現何以故一切事法依心而

現念既無礙法亦隨融是故一念卽現三世事物顯然所以經偈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又云始從一念終成劫悉從衆生心想生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華嚴論云涅槃訶二乘曲見佛從兜率天宮降神處胎如是入相成道皆爲曲見如華嚴經智入三世而無來往十方諸佛以無古今性成大菩提一念見道古今見盡新故總無還同已前億千劫佛

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亦與未來不可說劫佛一時成佛以自證見三世無時故無時卽無來去故

支談下

問如來藏具種種功德今但離一切相何以滿足如來法身曰約教中有表有遮離一切相爲遮具種種功德爲表其實遮中卽是表也起信論所言功德有大智慧光明義有徧照法界義有真實識知義有自性清淨心義有常樂我淨義有清涼不變自在義有滿足無所少義雖有此諸功德而實

無差別之相離分別相是故無二故無明不起卽是智慧若心起見則有不見心性離見卽是徧照若心有動非真識知心能不動卽是真識無有自性卽是清淨非常非樂非我非淨卽是常樂我淨有起則有變無起無變卽是自在更見前法則有所少卽此一心更無所念卽是滿足準此離一切相卽如來藏卽如來法身

世有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而臨機應務照用全虧者是斷滅種性之人非真知無念之理

也蓋實際理地不染一塵清淨門中不捨一法苟其內照發明窮源徹底何理不燭何事不通故佛言我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黃金色身三十二相放大光明照無餘界

首楞嚴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分明示人入手也偈云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蓋自性亡所亡所曰寂人唯逐於前塵念念相續故不能當念而寂回光反照本地風光瞥爾現前一可亡六可消矣不特觀音大士

也十二菩薩皆此方便如曰旋見循元曰反息循空曰還味旋知曰旋法歸無曰旋湛心光旋者回光返照也

首楞嚴曰逆逆生歿欲流返窮流根至不生滅是也陰符曰殺人發殺機天地反覆是也文始曰冥一情冥為聖人是也皆回光返照也

文始經決非關尹子作其所言嬰兒蕊女士偶呪誦之類老子時無是言也然其旨足發首楞嚴之奧祛後學之疑今關尹復生不能易也如曰一情

惡爲小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  
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冥者自有之無  
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  
情冥爲無知普天之下道無不在又曰蜚射影能  
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又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  
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又曰人無以無  
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  
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又曰物非我物不得  
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  
我未嘗有我又曰今之情情不停皆氣所爲而氣  
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未嘗合未嘗  
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  
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又曰譬若大海變化億  
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蔚然蔚然在大化中  
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噫此  
諸佛之密因也

世人顛倒無明從我生也古人云衆生性同虛空

煩惱何處安脚又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無有  
身而有何患如此則源涸流乾根危葉謝寧有無  
明復爲我患永嘉云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  
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報與  
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  
古云六道之道離善之惡離惡之善二乘之道離  
漏之無漏菩薩之道離邊之中諸佛之道無離無  
至何以故一切諸法卽是佛道故所以言阿鼻依  
正常處極聖之自心諸佛法身不離下凡之一念

爲是故也如此則佛凡都無分別耶曰佛凡諸法  
從心幻生心本無形法有何相寶積經云一切法  
是菩提乃至五無間業亦是菩提何以故菩提無  
自性五無間業亦無自性是故無間業卽是菩提  
華嚴論云六波羅密中無方便波羅密者爲方便  
波羅密行於非道彼小器未堪聞也所以者何有  
畏愛故故道非道不爲礙畏愛自爲礙若是大智  
量人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成佛慧故變惡  
爲善或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

教化六道衆生能向明處解明縛暗處解暗縛撮  
土成金撮金成土隨機應物變弄自由豈道非道  
所能牽繫耶菩薩行於非道詳具淨名經  
問學道先悟否曰悟甚麼然則先修否曰何處修  
曰明了之人究竟如何曰亦無究竟佛說持戒如  
何行持曰教誰行持華嚴經云身是梵行耶身業  
四威儀乃至佛法僧十衆七遮和尚羯磨壇場等  
是梵行耶如是諦觀求梵行者了不可得是故名  
爲清淨梵行如是持戒不見自身能持戒者不見

他身有破戒者非凡夫行非賢聖行不見自身發  
菩提心不見諸佛成等正覺若好若惡若有少法  
可得不可得菩提不名淨行

客有患夢境紛擾者問余曰子夢奚若余曰夢境  
寧一時我無喜紛擾時亦無患客曰何也余笑曰  
旣謂之夢矣尚苦分別耶曰何以言寤寐恒一余  
曰寤寐原一子自二之耳如來示教勝軍王經曰  
大王當知譬如夢中所見可愛園林可愛山谷可  
愛國邑及諸異類彼夢覺已所見皆無如是大王



國祚身命虛偽無常一切皆如夢所見故知夢中境界覺時境界唯心所見更無有異世人但信夢境是虛例執晝境是實是以大覺垂愍設況比知將所信之虛破所執之實令所執之實同所信之虛頓悟法空皆入宗鏡

淨名經云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豈是不見不聞同於木石永明云但息自心非除法也法本自空無所除也所以滿眼見色滿耳聞聲不隨不壞了色聲正性故何者若隨色聲之門卽墮凡

夫之執分別妍醜之相深着愛憎領納讚毀之言妄生忻厭若壞色聲之相卽同小乘之心此有三過一色等性空無可壞故若壞方空非本空故二由空卽真同法性故若壞方真事在理外故三由色卽空不待壞故壞則斷滅是以如來五眼洞照無遺豈同凡夫生盲二乘眇目但不隨不壞了二見之邊邪非有非空契一心之中理則逢緣不礙觸境無生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日夜常生無量百千衆生若

能智照不起相續之念卽是度衆生又了念卽空  
無有起處卽是度盡無量百千衆生不見有一衆  
生得滅度者先佛如是自度然後轉示他人苟離  
此興悲皆成妄想淨名經云菩薩云何觀於衆生  
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如水中月如鏡中  
像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  
久住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如  
是觀者云何行慈曰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  
衆生說如斯法是卽真實慈也大虛空藏菩薩所  
無自性爲性

問經云猶如於幻師害多幻化衆實無有所害所  
度生亦然幻化及有情諸佛法亦爾若悟同一性  
問佛菩薩具諸神變今只了一心將何攝化曰宴  
寂之門本無不具但專取事相神通卽乖真趣華  
嚴頌云若以威德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爲  
病眼顛倒見彼不能知最勝法故輔行記云修三  
昧者忽發神通急須棄之有漏之法虛妄故也昔  
彭城王問諸大德證果卽得成聖者與我左腋出

水右腋出火飛騰虛空放光動地我卽禮汝爲師  
牛頭融大師答言若如是責我證果恐與道乖昔  
釋迦在僧中演無上道與僧不殊維摩在俗說解  
脫果與俗無異此正據其內心解與不解以爲差  
隔豈言形隨證改貌逐悟遷故初祖大師云若一  
切作處卽無作處無作法卽得見佛若見相時則  
一切處見鬼何者若作時無作者無作法卽人法  
俱空當念成佛若迷無作法則幻相現前豈非見  
鬼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宗鏡所言自有真實神變與俗說不同無非演一  
乘門談無生理一言契道當生歿而證涅槃目擊  
明宗卽塵勞而成正覺刹那而革凡爲聖須臾而  
變有歸空豈非神變耶洞山云學得佛邊事猶是  
錯用心何況心外妄求隨他勝境不唯障理反受  
其殃如鬱頭勝意之流所當深戒起信論云修此  
三昧者現世當得十種利益一者常爲十方諸佛  
菩薩之所護念二者不爲諸魔惡鬼之所恐怖三  
者不爲九十五種外道鬼神之所惑亂四者遠離

誹謗甚深之法重罪業障漸漸微薄五者滅一切  
疑惑諸惡觀覺六者於如來境界信得增長七者  
遠離憂悔於生死中勇猛不怯八者其心柔和捨  
於驕慢不爲他人所惱九者雖未得定於一切時  
一切境界處則能減損煩惱不樂世間十者若得  
三昧不爲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知此則命根  
一斷境不能遷世方驚心禡魄我獨燕處超然卽  
謂爲神變奚而不可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論語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古人於意識已剔剝  
分明但不如內典之詳耳內典八識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轉識藏識深密經又於八識外  
立九識名謂之真識其實卽八識也楞伽於八識  
約爲三種謂真識現識分別事識又大乘論具說  
十二種識究竟不出一心想也妙得其門想成智  
若失其旨智爲想染淨非他得喪在我如反覆手  
間耳月燈三昧經偈云不寂者是想寂滅者是智  
若知想自性便離於諸想若有想可遣是則還有

想若人作是心是想誰所起是想誰能證誰能滅  
是想是起想法者諸佛莫能得卽於比處有無我  
離取着若其心不生何由得起想若心得解脫彼  
則無由起若證於解脫心則不思議

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  
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  
法門無修無證者方能昇也下瞰大海表心海本  
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動搖欲明達境心空海  
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如大海無風日月森

羅煥然明白此理直爲根熟者頓說種子業識卽  
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趨寂者故亦爲異彼般若  
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真卽成  
智用如大海無風境像自明異彼深密經意別立  
九識接引初根漸令畱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  
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解深密經乃是入  
惑之初門楞伽明八識卽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  
相觀佛亦然直示惑之本實與華嚴同

永明云徧計依他圓成此三性法門是諸佛密意

所說諸識起處教網根由三性卽是一性一性卽是無性何者從依他起分別卽是徧計從依他悟真實卽是圓成由分別故一分成生歿由真實故一分成涅槃了分別性空卽生歿成涅槃迷真實性有卽涅槃成生歿

永明云昔有人死至地獄門見一僧教誦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此人卽得離苦乃至頌聲所及受苦之人當時解脫蓋地獄心造了知心造地獄自空耳不唯地獄

界破乃至十法界一時破以入真空一法際故

智證傳云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觀者俱生着想獨幻師無着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知從身所出故

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謂是蛇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醫不能療瑱善畫嬪人殷禱善寫人面瑱畫

魚氏筆苑 卷之二  
王寵姬而使禱畫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曰  
是固宜歿於是恩情頓歇疾亦隨差

南嶽思大禪師既獲宿智通久之四大緩弱不能  
行步自念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  
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顛倒想減輕安  
如故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惡傷生類還坐  
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  
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間東方已曙視之則一

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靈潤嘗修唯識觀一日與法侶登山遊覽野火四  
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  
自心謂火可逃詎能免火及火至滅不爲害

問心念紛飛難於攝伏國清淨上座曰却將紛飛  
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  
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

問主靜曰人心本靜今不了自心逐境求靜是欲  
靜轉動也善夜經釋云直觀一念生時不得起處

自然前後際斷當處虛寂

問止觀永明日但了能觀之心所觀之境各各性空卽妄心自息此名爲止常作此觀不失其照此名爲觀

問成佛之理何得目前了了分明而見永明日目前無物是真見佛

程門每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蓋由見性之難須假方便以通之故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此之謂也龐居士偈云世人多重金

我愛刹那靜金多亂人心靜見真如性學者不知靜爲見性之門其流至如大慧所訶默照邪禪者亦異乎吾之所謂靜矣

問悟道之人還有習氣否曰子患未悟耳習氣何患晁太傅曰得道者如奇人驟登王位雖有宿逋之人自不敢干此奇喻也雖然豈直不敢干之王者一立四海之人悉爲編戶更有何等處其外而來相干耶

學道之難爲無捉摸得道之易亦爲無捉摸無捉



模則無處着力故難無捉摸則不在着力故易古德云如將寶器直授貧人如夜夢千秋覺而隨滅迷悟之機在一線間耳法華經云龍女一寶珠值價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卽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文始經云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方子及云孔子言爲已乃又言克已何耶蓋未悟者當爲已知已矣又當克已余曰克已所以爲已也坐人皆以爲然久之檢文始經曰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與余語合

斷際禪師曰法華長者令子除糞者言除惡知見也淨名於菩薩問疾時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言空一切相也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言淨穢一也凡此可謂妙得經旨今世斥佛者旣未躋其蔽佞佛者又第啜其醜執着名相

魚氏筆乘 卷之二  
違戾真宗爲害滋甚耿在倫先生有言佛語多類  
易之象詩之比蒙莊之寓言苟非善讀之與癡人  
說夢何異

華嚴疏云生之無生真性湛然無生之生業果宛  
然無生者生滅自無非昔有今無也若將心作無  
轉更成有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所謂避峯而  
趨壑俱不免於患矣

空空之門雖難信入前人指示自極分明畧舉數  
端以助鞭影二祖問達磨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  
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  
汝安心竟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  
舟時如何答曰我此間水亦無舟亦無說甚筋骨  
德山問龍潭曰久嚮龍潭及到來龍亦不見潭亦  
不見對曰子親見龍潭又石頭問大顛那箇是汝  
心曰見言語者是石頭喝出旬日間復問云除却  
揚眉瞬目將心來曰無心可將得石頭云元來有  
心何言無無心盡同謗以上諸人已足漏泄不少  
學者猶河漢其言真成機劣矣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  
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大慈悲心  
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  
是由此言之世之以名利心爲慈悲以貢高心接  
衆生以生滅心談實相者皆得罪於瞿曇者也  
佛與衆生本無差別了之則境卽成空執之則法  
亦爲害古德云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不  
達有以興慈但着有而起罪皆爲不了空有二心  
致茲得失

智巖曰世人但競耳目之前寧知生歿之際晁太  
傅曰仕宦之間暗觸禍機衽席之上密涉畏途輪  
轉之中枉入諸趣又曰世有怨府畏途禍胎鬼趣  
積習晏安於其中未曾一念覺悟可謂賢乎其言  
痛切可爲深省

古云黃老悲世人貪着以長生之說漸次引之入  
道余謂佛之出離生歿亦猶此也蓋世人因貪生  
乃修玄玄修旣徹卽知我自長生因怖歿乃學佛  
佛慧旣成卽知我本無歿此生人之極情入道之

徑路也儒者或謂出離生歿為利心豈其絕無生  
歿之念耶抑未隱諸心而漫言此以相欺耶使果  
毫無悅生惡歿之念則釋氏之書政可束之高閣  
第恐未悟無生終不能不為歿生所動雖曰不動  
直強言耳豈其情乎又當知超生歿者在佛學特  
其餘事非以生歿脅持人也

焦氏筆乘續集卷之二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師古學暢本源

唐書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譌詔顏師古於  
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之人執  
所習共相非詰師古輒一晉宋遺文隨方曉答援  
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因盼所定書于天下  
學者賴之拜秘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竒字世所

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

羣經音辨

賈昌朝撰羣經音辨凡五門一辨字同音異二辨字音清濁三辨彼此異音四辨字音疑混五辨字訓得失康定中刊行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議政蓋自昌朝始

婁公

張鷟朝野錄載婁公事史所未具輒錄之納言婁師德鄜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

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粗呼驛長嗔之曰食何爲兩種驛客將恐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有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損遂換取麤飯共食之檢校營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婁者犯贓都督許欽明將罪之衆鄉人謁尚書請救尚書曰犯國法師德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宴會都督與尚書共坐因謂曰聞有一人犯法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其父爲小兒時共放牛耳都督莫以師

德寬國法都督遽令脫枷至尚書切責之曰汝辭  
父母覓官職不能謹潔知復柰何將一楮槌餅與  
之曰童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以此捨之後爲納  
言平章事又檢校他事將行待馬未來於先政門  
外橫木上坐須臾一縣令不知其納言也遂與之  
並坐令有一子遠覘之走告曰納言也令大驚起  
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何罪令因訴云有左  
疑以某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得實不暗  
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白日不識宰相令大慙曰

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曰南無佛不說公左右  
皆笑使至靈州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言驛家全不  
祇承索漿亦不得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  
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敢不供給索杖  
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  
驛將碎事徒沈却聲名若向州縣道你卽不在生  
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其行事皆此  
類司馬徽劉寬之流無以加也余謂此與唾面自  
乾語皆有玩世不恭意可以想見其人

滕公知人之鑒

秦州推官滕宗諒有知人之鑒向侍中珙本市人  
搽刀者最無行檢滕布衣日偏與狎不以割宰待  
之向私一婦人相得頗厚其婦人患其夫窺伺寘  
董毒斃之洎向之來具道其實云茲後無礙矣向  
聞之大怒粹婦人至市具疏其事俾刃而逸人義  
之而亦不逐或謂滕曰向凶穢若此而與之交豈  
不累盛德乎滕曰似向公者真竒士也爾輩碌碌  
焉能知之才十數年果奮發遭遇出建旌鉞首辟

滕公入幕及保釐西郊隨軒亦至恩顧隆盛終始  
不衰

戶部張侍郎雍滕之壻也張本河朔人世作田業  
值犬戎入寇盡室爲虜旣達漁陽暮畱張在寺中  
主僧見之喜令侍左右將七八年例得剃度文字  
欲下張思之曰若髡首披緇無由逃矣是夕潛遁  
與牧馬者偕行始得達鄉里閭井桑麻易之他姓  
孑然無依因游學洛中滕時退居見張于門側召  
而竒之曰有前程人也吾女可以妻之歸告夫人

夫人怒曰嘗謂此女竒相當擇佳婿如何與焉者  
是弃之耳滕曰非卿所知况已有約在官法不可  
移違之必貽咎夫人信而從焉乃促張定物張曰  
懷無百錢何力可辦滕笑曰但酒數升足矣依而  
餉之荅以襲衣束素延於清靜處俾勤志焉來春  
果明經登科方克備禮成會厥後歷踐清顯周旋  
三紀終於卿貳之祿其子竟列閨籍焉

水明樓

蜀王衍宮詞曰暉暉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

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近世詞曲  
月明如水浸樓臺祖此然水浸宮殿雖有形容而  
乏蘊藉入詞曲可入詩則不可乃知杜詩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真古今絕唱也

蒲禹卿

蜀王衍於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略  
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  
非乃子乃孫之謀暫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  
永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虎狼之人姦



佞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切齒  
欲誅之衍以其言有益擢爲右補闕嗟乎衍何如  
主也猶能容納直言如此執政者略不知愧可謂  
有人心者哉至今讀禹卿之語千載如新可爲永  
歎

顧在珣十在文

衍又有顧在珣者托滑稽以諫亦淳于髡優孟之  
流也一日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懌在珣曰  
臣聞主憂臣辱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

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  
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  
退而以十在文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  
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  
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源有王承休在摧挫  
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謬處腹心斷性命於戲  
玩之間戮仇讐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  
賂而不行有朱光嗣在受先帝之付囑爲大國之  
棟梁旣不輸忠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

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  
在謬陟烟霄殊非審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  
姦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  
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蕪軍營要寬私第不顧  
喧騰於衆口唯思自任於愚懷有歐陽晃在酷毒  
害民市刑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  
陽安蒙蔽猶憑於內密有田魯壽在爲君王之元  
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  
於上苑金珠未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

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  
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  
厭之寵敷對惟誇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  
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銜趣時  
之伎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  
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人如此何憂社稷不  
安衍覽之大笑賜絲五百段加開封府余以謂聞  
在珣之言當慟哭不暇而直付之一笑何哉所謂  
十在者以古準今何代無賢非獨蜀人而已

次韻非始唐人

世傳詩人次韻始於白樂天元微之號元和體然  
揚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  
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薄上蠶  
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絲時繼室代荅  
亦用絲時兩韻是次韻非始元白也陳後主集有  
宣猷堂燕集五言曰披鈎賦韻逐韻多少次第而  
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迕格白  
赫易夕擲斤折喑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

正同是先書韻爲鈎坐客均探各擬所得循序賦  
之正後世次韻類也但韻以鈎探非酬和先倡者  
爲小異耳至近世探韻者直取一韻非全篇用之  
與古又自不同

鹽法

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  
議權鹽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  
愈條詰之平叔誣服夫權不能無弊而至官爲糶  
鹽尤爲非體子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人也

殆非過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竈兩困而官亦未得其利也友人袁儀卿欲盡弛舊法令民有力者煮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立官權其稅聞者忻然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權鹽矣

馮商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尚馴謹賈誼傳孫賈嘉好學遷不應稱武帝亦安得逆知有賈嘉耶觀張湯傳贊如淳注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歆

七略云商與孟柳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續貂者有商與柳不獨褚先生矣又後漢楊終傳肅宗時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則今之史記豈得爲遷本書也

日南

古中土立土圭景尺寸而占地理遠近不知直以中國言之五三侯服間已自差別况異域乎舊唐書日南志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景在表南九寸

魚氏筆乘 卷之三  
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夫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牖以南納日景天竺在中國之西則開東戶以受西景以知宇宙之大未易限量鄒衍所言未可以閎闊不經論也

### 三越

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人敗越乘勝盡取吳地故東至浙江越以此散漫他出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此卽謂東越南越閩越也東越一名東甌今温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

州閩越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 石頭城

孫權初都京京者京口也獻帝建安十三年周瑜旣破曹操於巴丘權還京十五年劉備自至京從權借荊州權以備領荊州牧備過秣陵勸權徙治之張紘先時亦言秣陵形勢可爲治所十七年權遂作石頭城徙治之改爲建業此石頭城之始也宋程尚書言六朝都殿皆在覆舟山南而石頭城乃在覆舟山西十里以外蔡洲之北城在山上三

魚氏筆苑 卷之三  
百臨水亦不正在大江之內因水國恃舟爲險而  
舟來多經石頭此所以爲鎮守要地也按歐陽公  
于役志言庚子次江口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  
卯晨至江寧府今清涼寺正石頭城處然去江滸  
不啻十四五里蓋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  
當時之舊矣今儀鳳門靜海寺石壁徃徃有前人  
繫纜題字今亦不可維舟也

### 新豐

西京雜記是後人假托爲之其言高帝爲太上皇  
思樂故豐放寫豐之街巷屋舍作之櫟陽冀太上  
皇見之如豐然故曰新豐然史記漢十年太上皇  
崩諸侯來送葬命酈邑曰新豐是改酈邑爲新豐  
在太上皇旣葬之後與雜記所言不同西陽雜俎  
稱庾信作詩用雜記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  
足用其非漢人書益明矣

### 施

晉語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  
者爲大戮施注施陳其尸也卽肆諸市朝是已肆

魚氏筆乘 卷之三  
諸市朝者礫也梟也皆以戮死爲不足而加以尸肆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而宗族有罪罄於甸人皆一理耳一解施用也不施其親言屬苟在親則設爲流放竄逐之類以代真刑是爲不施也

### 三墨

韓子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相芬氏之墨孔墨之後墨分爲三儒分爲八出意林

### 亮采惠疇

亮采惠疇言能明別其事而分使致力疇類皆蒙其惠也一相得人分爲法守者各歸其分百官賴之是爲亮采惠疇也唐虞之師師高宗之乃僚同心禹傳說寔使之也說者謂疇卽儔古字通耳觀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杜曰竝畔爲疇畔田疆所抵也以疆界相竝爲疇卽儔朋之義漢志疇人分散亦指史官朋儔也不必以疇爲儔

### 刀瘡藥

葉南巖公余應天尹少巖鏗父也刺蒲目有赴愬

者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矣公惻然躬取刀瘡藥搗治令鼻至幕廳委謹厚者善視之戒其家人勿令前略覈罪狀收其仇家於獄餘盡釋之或問其故公曰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卽抵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幾人干証係累者幾人破家者幾人此人愈特一鬪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卽骨肉亦有甘心者不可不防之也未幾傷者愈而兩家之訟息公之存心亦仁矣哉今記其方端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爲餅陰乾用以敷傷處血卽止雖骨破者亦可含有竒效

韓詩外傳

佛典引韓詩外傳有孔子曰老筐爲雀老蒲爲葦二語又引韓詩外傳曰死者爲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血歸於水脉歸於澤聲歸於雷動作歸於風眼歸於日月骨歸於木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膈歸於露毛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今本俱無之

秦不絕儒學



鄭夾淙論秦不絕儒學有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  
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  
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  
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  
儒生與經學也况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  
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之亡魯爲守禮義  
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蓋一時  
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  
也其所焚者乃一時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  
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  
固有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吾向謂  
秦人焚書而書存漢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  
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其詞書有逸篇仲尼  
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  
不存一二豈亦秦人亡之哉學者自亡之耳

禹貢蒗誤作河

禹貢導蒗澤被孟豬入于蒗溢爲滎浮於淮泗達

於蒹本同一蒹字案說文蒹字音柯注引禹貢浮  
於淮泗達於蒹與導蒹澤同則是達於蒹非達於  
河也許慎所見猶是古文尚書後人傳寫之誤遂  
改蒹爲河陸德明又音如字不知淮泗入河必導  
於汴是隋煬帝始通禹時未有也說者牽合傳會  
或指鴻溝引河水入泗安知非禹之迹或謂當必  
有可達之理傳注亦莫知折衷然陸氏於蒹澤下  
音柯又工可切於浮於淮泗達於河下亦注說文  
作蒹工可切水出山陽胡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  
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新安王氏曰濟入河溢爲  
滎會于蒹注於泗則河爲蒹益明矣

徐廣索隱注

史范睢傳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概  
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  
音同非也二說皆誤用脩因徐說遂以概作同收  
入古音又好古之過矣按莊子豈能無概然於心  
邪正與此合猶今云大概者耳凡徐注索隱注皆  
淺陋可笑不可勝舉也

提耳

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  
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薄后以冒絮  
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  
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  
如前說為近雅也

亢倉子櫛杙

亢倉子即莊子庚桑楚也其書本唐王士源作士  
源作孟浩然集序自言入終南山修亢倉子九篇

乘櫛杙元吾丘衍作王禕吾子行傳備言之此書  
有衍小序云與晏子春秋相似疑出於一時蓋託  
言之耳古人有所著作而托於人以傳者不可勝  
數然其意與劉炫偽造魯史記連山易諸書攫賞  
者自不同也王元美卮言謂亢倉子為偽書蓋未  
見源序耳

人字

何比部語予豐南禺道生曾論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與仁原是人字蓋古人作人因改篆為隸遂

譌傳如此如井有仁焉亦是人字也予思其說甚有理孝弟卽仁也謂孝弟爲仁本終屬未通若如豐說則以孝弟爲立人之道於義爲長

仙游觀詩

韓翃仙游觀詩疎松影落空壇淨細草香生小洞幽香生俗本作春香非也影落香生自是的對又上句砧聲近報漢宮秋豈當復著春字邪

王勃集序

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第詩數十篇耳近童珮搜

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嘆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晋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與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衆序危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

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注周易窮乎晉卦又編  
次論語各以羣分窮源造極爲之詁訓又注黃帝  
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  
子非僞書一證

尚書叙錄

歸熙甫題跋一篇云某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  
之說後見吳文正公叙錄忻然有當於心揭曼石  
稱其綱舉目張如禹之治水自是數訪其書未得  
也已亥歲讀書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

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  
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  
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極力模擬終無以得  
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  
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不同固不待  
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  
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攷猥  
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

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拾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於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爲之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於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嘆也已余未及見吳公書乃依仿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叙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叅攷焉

千門

王右丞詩鑾輿迴出千門柳用建章宮千門萬戶事也歸鴻欲度千門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皆本此俗本千門作僊門謬甚

元夕詩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鎧觀卧美人詩落釵猶罨髻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

知妄改可恨李嘉祐早秋旅泊七夕何人望斗牛  
若七夕當作女牛也

### 火辰金虎

陸士衡詩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火辰匿暉金虎曜  
質火辰心星也明則天下和平闇則天下喪亂金  
太白也虎西方白虎昴也太白入昴是金虎相薄  
則有亂兵

### 旁死霸

尚書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

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霸古魄字

###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  
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  
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注家  
至此爲說各異至謂不死爲仙仙旣無預律歷又  
名察度驗皆無訓釋予以爲武帝病言歷者於星  
度執泥死法苟用其說輒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  
嘗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

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所謂得活法而文中子以爲圓機者也史記黃帝推策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之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曆終而復始無窮已之意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曆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

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曆立矣

傳注

古人未爲訓傳子思孟軻欲發明論語皆別自爲書中庸與七篇是也道德經之有列莊亦猶是也易之彖象繫辭本不與經文相附至王弼乃以合之非其初矣爾雅之於詩彙聚而枚釋之則真傳矣至毛公傳詩孔安國傳書而傳注遂有定體定名矣



注疏

談苑曰唐貢舉三禮所試用孔穎達疏而注乃用李林甫甚相矛盾事下有司胡旦駁其非案唐制孔疏旣成詔頒之天下學者不得違疏此之兼用李說者當是林甫勢盛人不敢議耳以理推之唐世此詔大爲未當聖賢之言豈一端而已學者當曲暢旁通各極其趣安有立定一說而使天下強屈其見以從一家也宋初此風猶在故有試當仁不讓於師者疑訓師友之師於理不安而訓以爲

衆宰相以其與先儒違異黜之此仍唐之習見未改也又有試館職以詩之綠竹爲題者以竹爲篠簜之竹而先儒以爲王芻泣試者指爲異說黜之亦是唐習也富韓公嘗論其非矣國初朱注與古注疏同頒學宮未嘗定爲一說奉行者執泥乃更甚於唐宋近日稍稍自出意見以伸其說此足以破前代之謬也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唯同母

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此十人者豈大誥所謂民獻有十夫者耶

行不由徑

古井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方直如棊枰行必遵之母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趨操可知子游舉此以荅聖人正舉末明本豈可謂爲末節而不足以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跬步無失也

念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忽徐鍇曰說文無忽字至心部念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念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異今文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指甚多而不可究詰

也

營田

屯田營田不同名則其制必有異通典載宇文融括天下隱田之法曰浮戶十共作一坊官立間舍每丁給田五十畝為私田任其自營種每十丁於近坊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十丁歲營田一頃一丁一年役功三十六日外官收共為百石此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必不流散營田戶是融本語如此棄地即為公田矣案此名營田

者是給公田令浮戶為官營種十丁一年共種公田十頃不與編戶給田納租同故云營田也若屯田則咸屯兵為之趙克國鄧艾羊祜皆是也故云屯田今江南民租官田者皆名屯田蓋國初時本以屯兵為之今入民戶猶仍故名也山東巡撫都御史多帶營田則是營種官田也恐此名始于宇文而其制已具晁錯傳矣其異者錯行諸邊上融行之民間也

關雎棠棣

傳曰周道缺而關雎作又曰召穆公糾合宗族而作棠棣之詩此之云作謂關雎棠棣先已入樂至康后召穆公循按均調考擊鍾磬而振作之故名之爲作也與始作翕如之作同義非謂康后召穆創制此詩也左氏卷六於召穆作棠棣之下復有文曰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周召穆公亦云杜氏注曰言周之懿德者指周公之時也謂召穆公亦云者言周公已作之詩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也然則周公已著棠棣召穆從而歌

之蓋文王之時已有關雎等詩故棠棣之燕兄弟已在小雅未廢之前則其先作後述次第可見矣

### 御六氣之辯

李願云六氣者平旦爲朝霞日中爲正陽日入爲飛泉夜半爲沆瀣并天玄地黃爲六氣王逸註楚詞曰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欲出時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已後赤黃色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並天玄地黃之氣是爲六氣

百骸九竅六藏

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此云六藏未知所出

羊角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卽搏扶搖之狀夢溪筆談云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西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

云眉州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正與莊子同

齊物論

公孫龍之說極可笑然莊子時却自盛行於世如齊物論一篇多是闢其語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豎白同異皆公孫龍之言

丈量

涇野曰天下要事惟土田然天下田畝甚不能均

魚氏筆乘 卷之三  
國初丈量田地攢造魚鱗冊以均其稅庶絕重累  
然欲丈量在得人尤在得法田政旣清他政自舉  
近蘭州人段紹先爲南職方郎中先令河南杞縣  
嘗如此量之令田戶報實畝數各四至插標於田  
中畫爲數區每區各註某人之田若干畝數於冊  
及躬臨其田隨地掣籤量之驗畝認糧遂得一縣  
田清而稅均故天下事只在得其人也

### 寇京兆

寇司寇有善政爲京兆尹時 武廟南巡有太監

豫選女子千餘人以俟乃居之空倉中數日死者  
一二十人寇公請於太監曰此女子將候御幸而  
菜色如此恐反取罪太監懼曰何以處之寇公曰  
莫若令其家人或酒肆食店領出籍記其姓名臨  
期召用亦未爲晚太監從之女子得出感寇公之  
仁無不號泣者一言而活千餘人

### 冠禮

涇野曰冠禮有賓拜冠者受之又有見於母母拜  
之此如何可行看來禮壞于周末亦因其文大繁

也某在解時令民間行冠禮設一飯請冠者宗親或比鄰三五輩會食冠者跪令識字者曉以成人之道隨令冠者參神主拜父母如此而已曩嘗遇劉叅政謝僉憲師弟皆年七十餘處深山窮谷中設飯相留都略去禮文其稱道師傅如童蒙時無異言論朴實更無虛文縉禮宛然古人風度可愛也

### 王三原

涇野曰三十年前風俗猶有古意如王三原都御

史先生至京見一閣老以羊毛口袋爲餽閣老恠問之曰此物何爲先生不以爲輕也對曰可盛米二三十年當時風俗之美如此近日寧有此耶又曰三原先生少甚貧與二三友在太學躬自炊爨更衣而出後來勲業却甚好去年至順德見都御史朱公裳甚清苦有古人風度昨過白下副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也

### 安南

涇野曰安南不征爲上策甚不得已征之莫若起兩廣土兵熟知道路且糧草又便可以奏功其活百姓多矣又如西北邊糧草全賴陝西小民肩擔驢馱謂之窳運某先人亦曾親上邊粟近來變而納銀是以糧草漸乏不能濟急于一時故古人貴儲粟且前人立下法子決不可輕易改之此二事乃今日南北之急務也

### 羅整庵

涇野先生說羅整庵甚佳彭用遷曰此有源流乃

其翁先自佳也故三子皆賢且貴聞一子畜鹿俟丁祭償之冀多得錢也翁知其意稱疾不起三子跪問欲延醫良久乃曰欲得鹿肉不須藥也其子應曰某有鹿卽殺之未進而疾瘳其子愧悟先生曰用遷之學乃大進如此非平日常用心體認天理焉能記得此事

### 左氏論字義

左氏春秋論字者數處以毀則爲賊而資以守典以止戈爲武而達于用兵以反正爲乏而定伐惡



之謀以皿蟲爲蠱而立養生之戒

### 蒼頡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 板本之始

漢以來六經多刻之石如蔡邕石經稽康石經邯鄲淳三字石經裴頡刻石寫經是也其人間流傳惟有寫本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

而已蜀母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經景德中又摹印司馬班范諸史與六經皆傳世之寫本漸少然墨本訛駁初不是正而學者無他本刊驗司馬班范三史尤多脫亂其後不復有古本可証真一恨事也

### 九萬里

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此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按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

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  
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  
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  
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游  
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並星宿內總有三十  
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  
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  
當中自此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  
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

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  
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  
漸而下地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四游之說元出  
周髀文渾天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算  
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注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  
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  
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里數耳去以六月  
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中數故  
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

官天地府萬物

官天地者天地爲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爲吾府藏之物也寓六骸者寄寓而不執着象耳目者彷彿象而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心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出循本

蒼蒼

循本蒼蒼遠望之色已止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蒼蒼者便以爲天之極處疑無有九

萬里故言大虛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但遠望則蒼蒼然今仰而觀之其蒼蒼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于自上視下亦如此蒼蒼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郝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督精絕故蒼蒼然正與此合

處世

隨筆論士之處世一條最妙輒錄於此士處世視  
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方其据几正坐噫  
嗚訶笙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  
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  
壯盛晝夜出遊惟恐不給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  
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忻戚於胸中也覩金  
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  
悅及委之以去了無顧戀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  
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我之爲  
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尚書古文

余嘗疑尚書古文之僞筆乘已載梅學正歸太僕  
二人之言爲據昨偶見趙子昂真蹟一卷中一篇  
亦具論此乃知人心之同然也第恨其書不可見  
今錄其序于此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  
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  
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  
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

尊僞爲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  
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  
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恐使僞亂其間邪  
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  
受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  
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  
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  
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  
同志者哉

### 患不得之

語云其未得之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子瞻解云  
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及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  
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  
知古本如此今本偶脫一字耳

### 面朝後市

寓簡云神宗御經筵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  
何義侍講官據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  
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

集氏筆乘 卷之三  
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  
驚嘆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  
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年百八十餘歲獻其書  
孝文竒之自言善鼓琴瑟能導引故壽如此竇公  
亦異人也考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  
樂章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自六國  
時已亡失不完矣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儒應募  
所作非全書也

顧篆論易

唐人顧篆深於易學嘗言易更三聖猶天三辰同  
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  
方見天機神交羣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泥變通  
也無方嚮之支流委輸於我其紬繹祖述三十有  
餘家驚精于擲擻匱巧于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  
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劉禹錫嘗指龜策  
訊之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博而知也故設  
象以致意拂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  
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

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  
體物理爲爻位物附人事者以象焉內取諸身者  
以象焉得樞于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莫知  
其然雖欲強名措身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  
此乎觀顧生之言蓋遠於易者恨不見其他著述  
以盡考其所學獨劉夢得載此語於誌中故表而  
出之

焦氏筆乘續集卷三



